

大姐和二姐

■葛有杰

二姐看不惯大姐,粗俗,说话声音大,不注重仪容仪表,长得又是五大三粗的,身上永远一股葱花味。这也难怪,大姐本来就是在街角卖葱花饼的。

同样,大姐也看不惯二姐。好装,喜欢打扮,大冬天的穿个裙子,不冷吗?你上学的学费就是我卖葱花饼挣的钱。你看不起我大姐没有关系,我卖我的葱花饼,你做你的公务员。

可是,你总该回来看看娘吧!

娘病了,病得很重。“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娘今年八十四,看样子,娘很难闯过这一关了。大姐不再去卖葱花饼,整天待在家里陪娘。街坊邻居来看娘;街道办的人来看娘;县里也派人来看娘;一些大姐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的人也来看娘。娘曾经是劳模,也做过很多好事。

二姐还是没有回来!

大姐给她打了很多次电话,二姐说她很忙,忙着陪领导去视察工作,忙着开会调研写总结写报告还要学文件,好像这个地球离了她就不能转动了。还有,在电话里,二姐很严厉地对大姐说,以后别叫我二姐了,二姐二姐难听死了,以后叫我王诗涵,我叫王诗涵。

大姐和王诗涵,一听这两个名字,就能想到二人的差别。以前大姐和二姐没有差别,一样的漂亮,一样的学习好,只不过大姐比二姐身材大一号。可是,娘穷,两个人无法同时上学。娘就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谁去上学。二姐很幸运。上过大学,长得漂亮又会打扮,考上了公务员,交了个帅气有钱的男友,二姐与这个家渐行渐远,远到只留一个名字漂浮在这个家中。

二姐变成了王诗涵,大姐还是那个大姐。

或许这个家就不应该出现在王诗涵的生活中,王诗涵的生活是一副多彩的图画,这个家就是一个黑点点,黑点点出现在图画上,会毁掉这副图画的。

二姐,噢不,是王诗涵,最终还是回来了。是在娘下葬后的第三天,也不算晚,是吧?

回来在娘的坟上哭了好好久,哭的王大爷李大爷心里也酸酸的。

大姐、二姐和娘原来是一个家,现在娘走了,一个家就变成了两个家。大姐还是要到街角去卖葱花饼,王诗涵继续陪领导视察工作,开会调研写总结写报告学文件。

再把娘的遗产一分,或许大姐和王诗涵的生活就再无交集了。

娘的遗产并不多,就这几间破房子,还有一大摞政府发给娘的奖状和荣誉证书。娘那个时代,只有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也有几件;带着“奖”的茶缸和脸盆。

分遗产的时候,王大爷李大爷好多邻居都来了。不是来看热闹的,是真心来帮忙的。

“大姐的日子不好过,房子和家里的一切都归大姐,我什么都不要。”王诗涵大度地说。

公务员就是明白事理,就是有素质知道体谅人。这房子虽然破点儿,但是在闹市区,值很多钱。

大姐似乎还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对妹妹的大方没有任何的表示,看着娘的遗像默默地流泪。

“我只要那个小木盒。”王诗涵又坚定地说。

“不行,那不行!”大姐听了这句话,回过神来,大声说。

娘生前有个小木盒,从来不让别人看,连摸一下都不让。睡觉时放在枕头下,出门时把它放到包里随身带着。娘是个劳模,说不定是以前政府奖励的什么东西呢,或者是娘的祖传宝贝。

总而言之,那木盒肯定珍贵,不然娘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二姐不傻,房子是值钱,可那木盒同样珍贵。

二姐知道自己肯定能得到那个木盒,大姐拗不过自己,只要是自己坚持要的东西,到最后大姐总会让给自己。从小到大一直如此。

这次也没有例外,二姐坚持要,大姐最后妥协了。娘死了,大姐不想让外人看到姐妹俩因财产起纠纷。娘临死前还对自己说过,凡事要让着二姐。“大姐,那木盒里有什么呀,二姐非要不可?”二姐走后,王大爷问。

“唉,我曾无意间看到过,那是二姐的领养证,还有娘为了让二姐上学抓阄时故意弄假的那两个纸团。”

(作者博客 :http://geyoujie.blog.sohu.com/301160088.html)

《周口博客圈》开版, 欢迎
周口作者投稿自荐, 稿件请发至
电子邮箱: zkwbbkq@163.
com, 文后注明链接地址。

雁归来

■唐运华



行走在公路上,我忽然听到天空传来一阵“啊——啊——”的低鸣。仰看,一群大雁从极高的天空飞过,从南向北,好大一会儿才从视野里消失。

我一阵感动,蛰伏了长长一个冬天,在肃杀萧索里我几乎麻木,失去思考的能力。春天终于来了,鸿雁归来了。

鸟儿是春天的使者,早晨空气清新,鸟鸣婉转,一只只鸟儿轻快地从一个枝头飞向另一个枝头,像一个个生命的音符在跳动飞舞,奏出美妙的乐章。

遥想去年深秋,黄叶飘落,茅草枯黄,肃杀的寒冬马上就要到来。这时鸟儿们便成群结队地飞向南方,寻找温暖湿润水草丰美的地方。寂静的深夜,躺在床上,偶尔能听到大雁在高空里有节奏地鸣叫,“啊,啊,啊”,心底生发出莫名的苍凉。不知这哀鸣的是不是一只失群的大雁,抑或是受了伤。此时,耳边便回响起那首忧伤的歌曲《鸿雁》:“鸿雁,天空上,队队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

大雁执着、艰难地跋涉于千山万水,在精疲力尽的时候,是如何苦苦坚持才能跟随上队伍,飞越无数个白天和黑夜,飞越暴风雨和狂风怒吼的天气,一路艰辛,冬去春来!

二月二,想念爷爷

■竹林小贤

听,这是什么声音?一声声清脆悦耳,如黄莺娇啼,百转千回。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几个孩子在比赛吹水哨——那种淮阳庙会的特产,用陶土烧制而成的各种小动物形状的哨子,需加了水才能吹出好听的声音来。他们的欢声笑语惹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眼前的场景渐渐变换了……

我也是这么大,五六岁的样子。柳树刚抽出嫩芽,一棵棵宛如一团团青色的烟雾,我和小伙伴们就在这团团青烟下追逐嬉戏,我们手里各自拿着一个口哨,泥泥狗,水哨子,比赛看谁吹的声音最响亮。这时,爷爷坐着的毛驴车慢慢驶过来了,他刚从淮阳回来。我们便一下子围拢过去,爷爷随手从提篮里抓起一大把泥泥狗,伸长了胳膊递给我们,我们便你争我抢起来。看不够分,爷爷就又从提篮里抓出一把,正在这时,毛驴突然奔跑起来,爷爷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下车,手里的泥泥狗也撒了一地,于是,我们又一窝蜂似的去抢。而爷爷呢,则坐在毛驴车上,在洒满了他爽朗的笑声的路上,渐行渐远……

每年二月二爷爷都要去淮阳,为了节省路费,他有时搭别人的顺风车,有时干脆步行,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仅凭着一双腿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百十里开外的淮阳,又怎样一步步走回来的。我最喜欢爷爷去淮阳,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和弟弟们带回许多泥泥狗、水哨子、宝葫芦什么的,这是我们儿时最好的玩具了。

终于有一天,我小小的脑袋瓜里多了一份心思。

“爷爷,你什么时候去淮阳啊?”

“明儿就去呢!”

“我,我……你,你……”我噤着

低下了头。

“小雅,有啥事啊?”爷爷弯下腰,亲切地问我。

“爷爷,你今年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买一个项链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

“啊?呵呵,小雅真是长大了呢!”

爷爷笑了,我的脸更红了。

爷爷终究没有说买还是不买。我后悔得很,觉得自己贪婪极了,也不懂事极了,买根项链的钱说不定就够爷爷往返淮阳的路费了!

忐忑中,终于盼来了第二天的黄昏。虽然觉得希望不大,但我还是早早地来到爷爷家,在门口徘徊。

爷爷回来了,他右胳膊上挎着个提篮,一步一歩从远处向我走来,很疲惫,但又充满活力的模样。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望着我微笑。天晴得很好,一束余晖透过叶缝照在他的身上,他的双眼格外晶莹。

“看,这是什么?”爷爷小心翼翼地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东西,张开了手。哇,是一根项链!金灿灿的细链子,红艳艳的心形吊坠,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么美的项链!这是给我的么?我既激动又羞涩,再次红了脸……

时隔多年,我才知道那只是一根极普通极劣质的项链,而且,它也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却永远珍藏在了我的心里!

如今,二月二又到了,水哨子、泥泥狗的声音又响起来了,看到这一切,往事便重上心头,只是,爷爷已经去世十多年,我再也见不到那亲切慈祥的笑脸,再也见不到了……

(作者博客 :http://user.qqzone.qq.com/87455827/blog/1394676891)

青青荠菜香

■王 伟



佳肴。

原来妻子到野外挖了荠菜,做了一顿荠菜水饺。

吃着久违的荠菜水饺,我又回想起儿时挖野菜的情景。那时生活比较困苦,打的粮食不够吃,到了春上,田间地头、河坡路边,各种野菜开始生长,大人小孩都去挖野菜,荠菜、灰灰菜、面条棵儿、马齿苋……荠菜是最受欢迎的,它味道清香,可以变着花样吃。

那时吃得最多的就是蒸荠菜,做法非常简单:荠菜择好洗净,晾去上面的水分,面粉分次撒入,边撒边拌,直到荠菜表面均匀沾上一层面粉。这是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拌面多了,会出现蒸不透的干面,吃起来噎人;如果拌面少了,蒸出来的荠菜太湿,也不好吃。

母亲经验丰富,蒸出来的荠菜干湿恰到好处,泼上蒜泥,滴上香油,然后拌匀,我们全家人吃起来大快朵颐。荠菜除了蒸着吃,还可以做荠菜煎饼、荠菜水饺。

荠菜不仅味道鲜美,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据科学分析,荠菜具有清肝明目、中和脾胃、止血压降等功效,被称为“天然之珍”。

现在县城四周都被居民小区和工业厂房包围,四野望去,除了高楼,还是高楼,连绿色都很难发现,更别说野菜了。

妻子为了挖荠菜,骑车跑了几里路,原来很容易找到的野菜成了“隐士”,退居到城市边缘。“90后”的孩子恐怕难以理解我们对野菜的情感,也无法感受到挖野菜的乐趣,这样想来,我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怅惘……

(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3640064722)

上周,单位里有两个同事的孩子结婚,我去参加婚宴,大鱼大肉吃了一通。觉得有点腻了。妻子说,下周给你清理清理肠道。我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前天下班回来,妻子说,咱们今天改善一下伙食,让你尝尝春天的味道。没想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妻子也变得诗意起来。我问,到底做了啥好吃的?妻子卖起了关子,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就胜似